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二

宋　歐陽脩　撰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彦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濮州刺史又從澶州刺史彦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彦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鬬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彦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彦章彦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彦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彦章彦章斬其使者以自絶

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

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韝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

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

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
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
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
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
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
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
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
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

彦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兖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秖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兖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

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盖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茍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

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名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於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

分逆順邪顛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衛將軍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彦貞拒周兵以仁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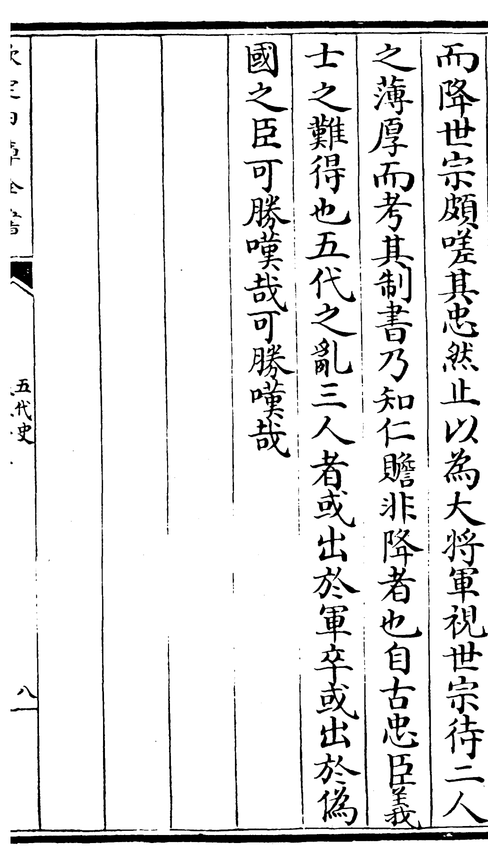
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于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

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欵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

晸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

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録載仁贍降書葢其副使孫羽等所為



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卷三十二

五代史卷三十二考證

王彥章傳趙巖等日夜毀之乃罷彥章彥章馳至京師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敬勒還第〇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趙張與彥章動相違戾潛伺彥章過失以聞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與此異

五代史卷三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八十四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

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没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彦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彦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彦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

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

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

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鬭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彦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

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吳蠶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刎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輙投厠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柰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

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簶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

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泰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栅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劒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從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

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揺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絶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

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典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

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

二年契丹數入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

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千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栅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

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
里濶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
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
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
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
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
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
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

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己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已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

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敵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

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敵人忍以外裔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没于敵云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衞指揮使後事晉為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

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淸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淸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淸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淸太傅

史彦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彦超為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敵不能拒彦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彦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彦卿拒之以彦超為先鋒戰忻口彦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

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觧去而未決聞彦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彦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彦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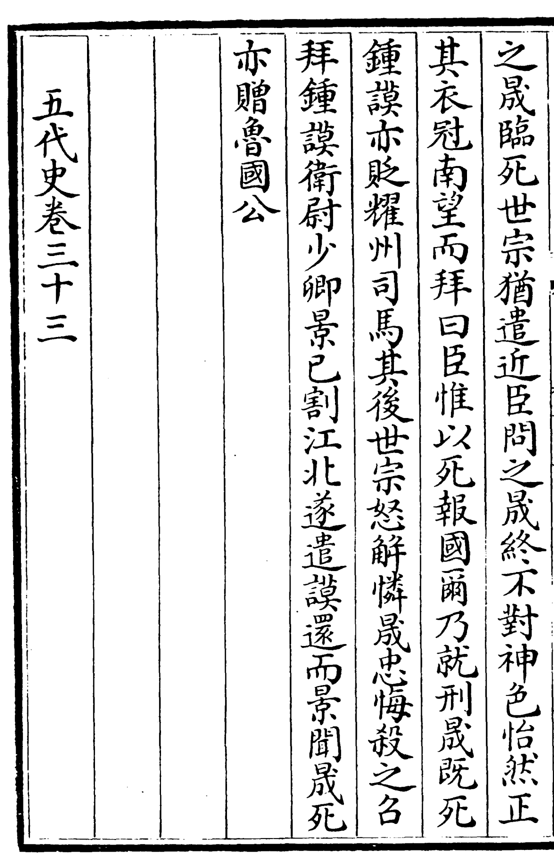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宫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宫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

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昪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昪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為昪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梡

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昪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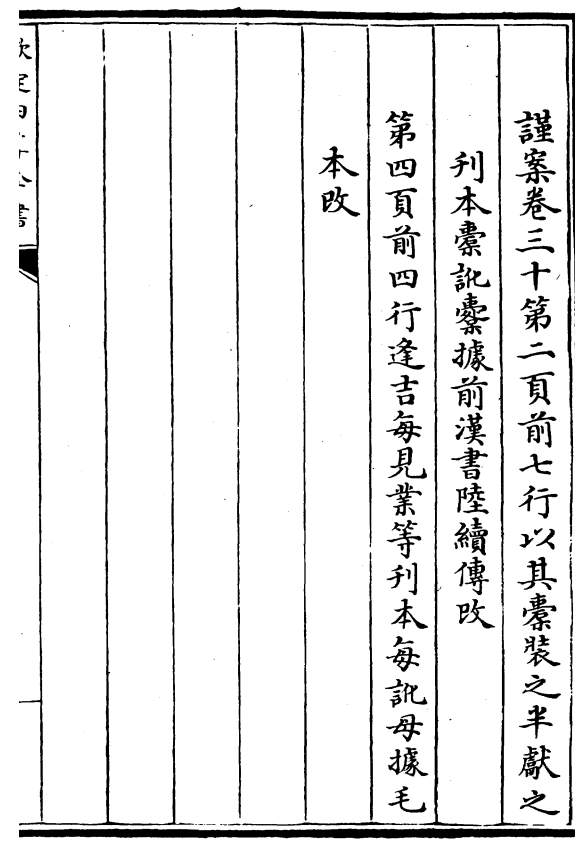
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寛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

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昪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己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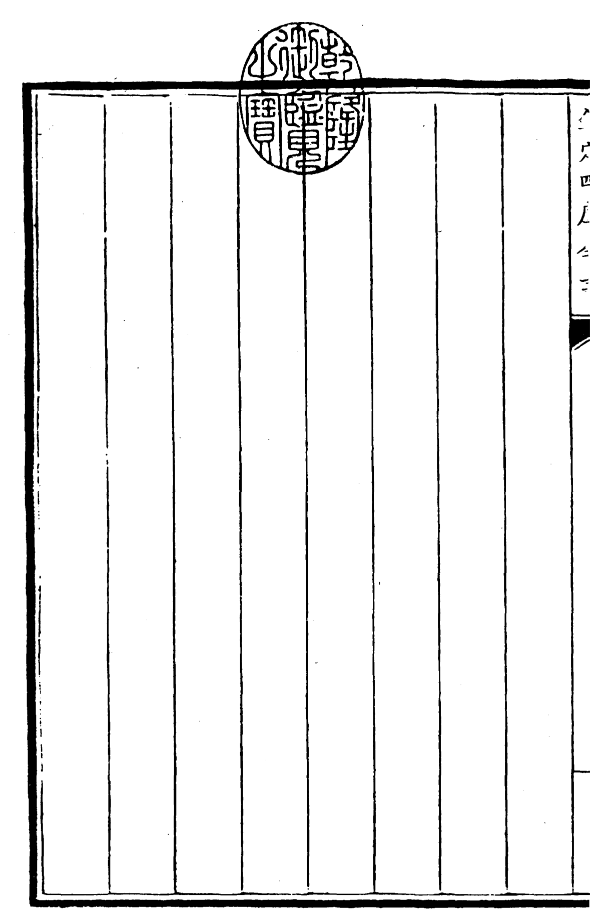
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卷三十三



謹案卷三十第二頁前七行以其槖裝之半獻之刋本槖訛槖據前漢書陸續傳改

第四頁前四行逢吉每見業等刋本每訛毋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四至三十七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seal]

五代史卷三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

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顔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没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禄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

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

亦不敢没而其晷可録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

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

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

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

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輙投

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

事梁貴顯欲以禄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

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甞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於榮利至棄

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絶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棊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寳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説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宫中

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彦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彦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彦朗

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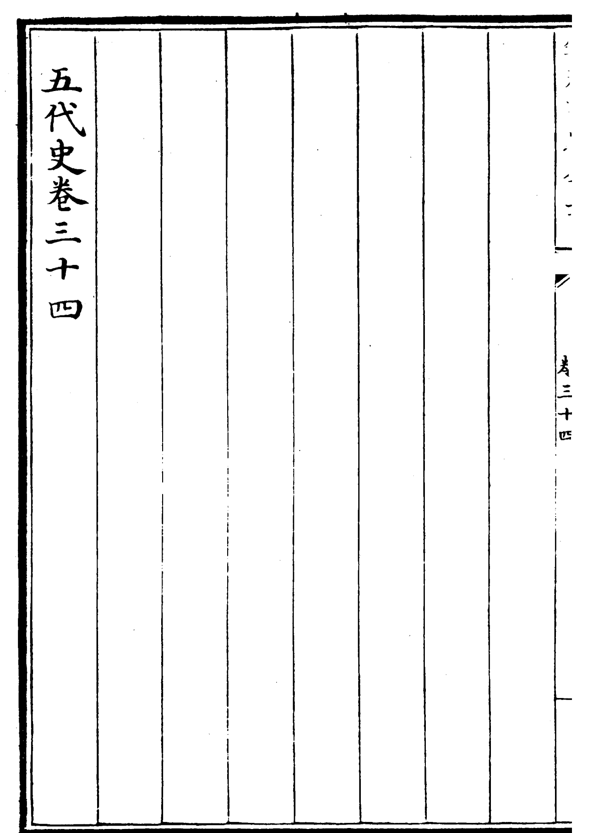
帝即位晉政日壞昻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昻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境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閒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揺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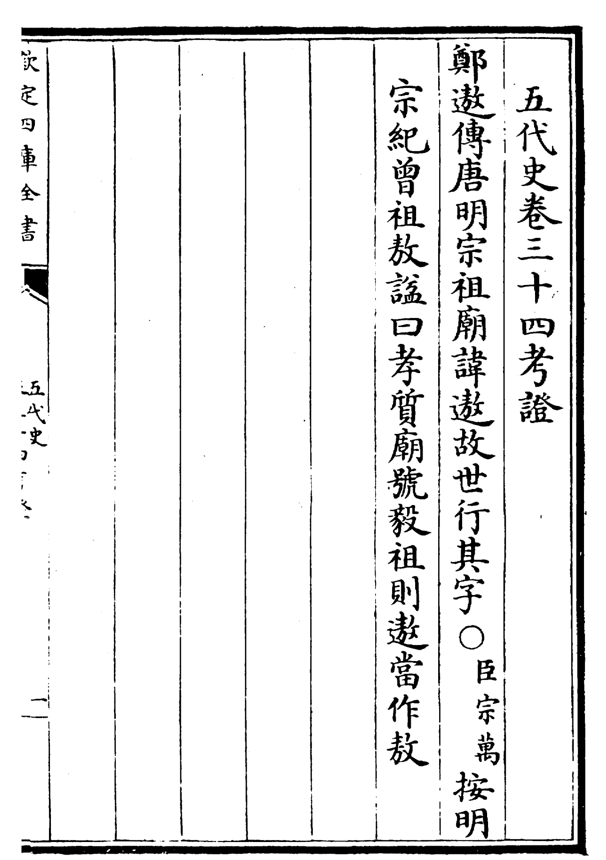
位次福賫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賫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賫獄人皆以為寃福賫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鳬

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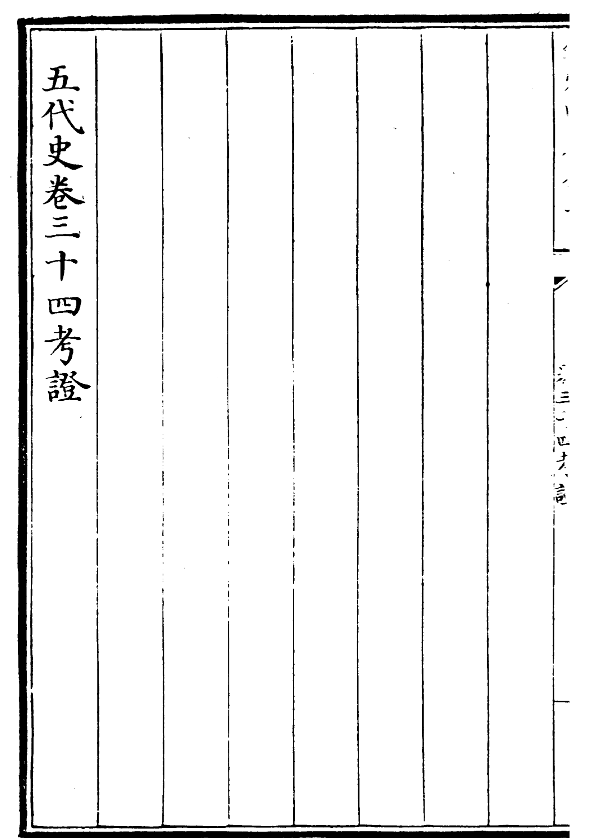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三十四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鄭遨傳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臣宗萬按明宗紀曾祖敖謚曰孝質廟號毅祖則遨當作敖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八十六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

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

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

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

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

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黄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

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絶人事者五

六年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

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趍事唐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

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傅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淠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懟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

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

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悦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梏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駮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毁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廵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戸部又辟廵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

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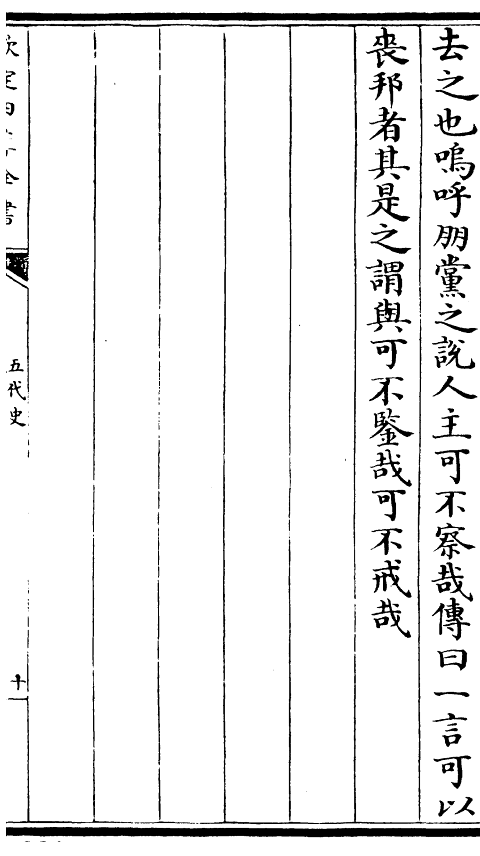
贈右僕射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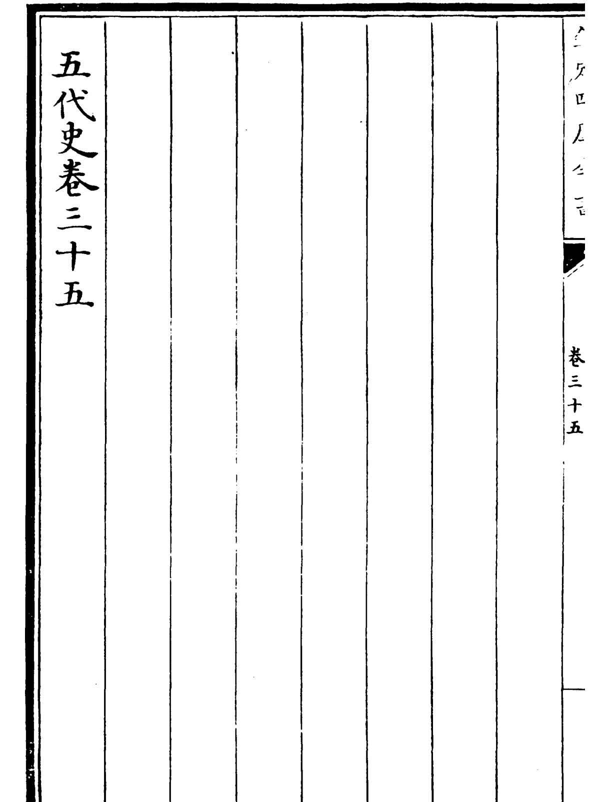
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

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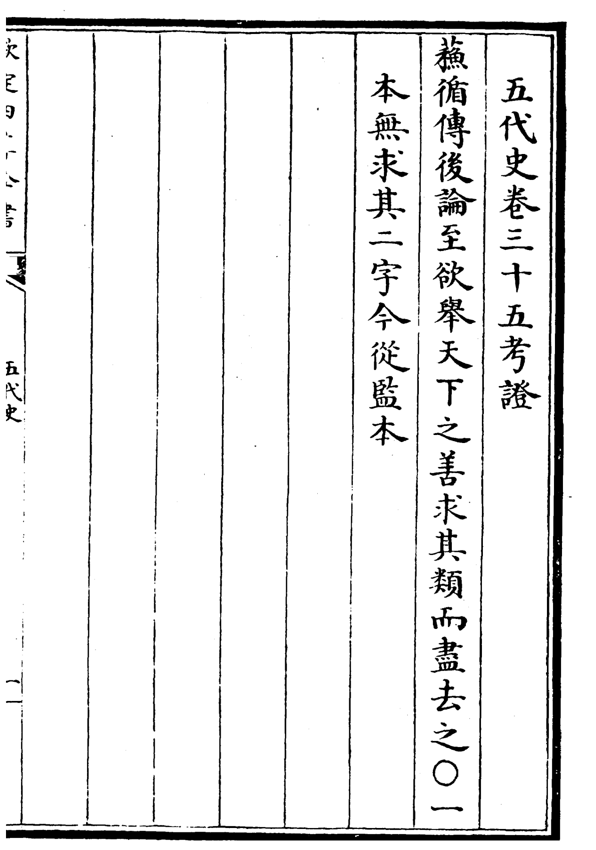
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



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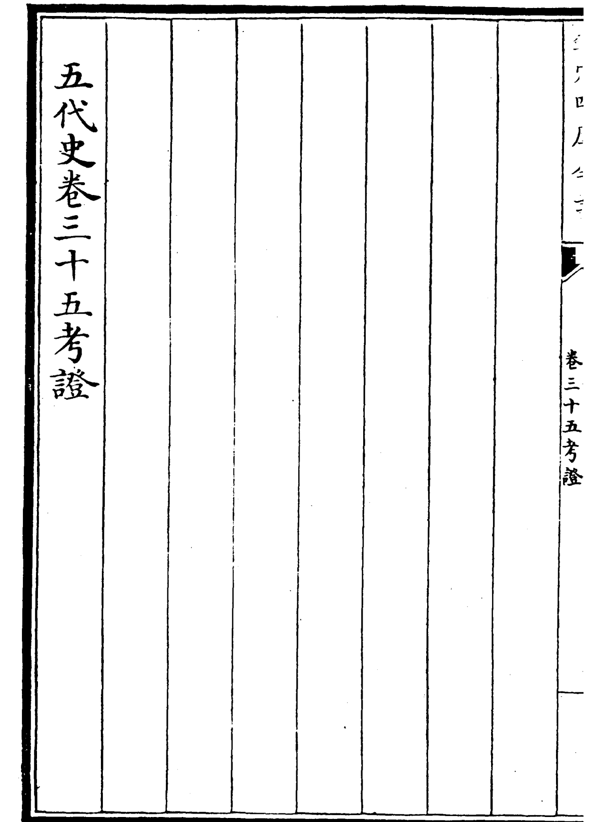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三十五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蕪循傳後論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一本無求其二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八十七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六

宋 歐 陽 修 撰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耶唐自號沙陀

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馬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别自為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

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内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二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

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
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
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
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
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
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
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
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

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絶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

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

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

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即以為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名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

京師繼逺諌曰兄為臣子以反為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歳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為梁圍以夹城彌年軍用乏絶楊氏之積盖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為奸人所悞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名繼韜從獵寵倖無

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懐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為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為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伎妾珍翫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

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幕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唯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名契丹為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為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為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
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
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
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
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
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洺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
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為鐵林

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懐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矟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黄巢累以功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為子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為存信每沮澈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為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

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為我戰耶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温縣梁軍先扼太行

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為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鬬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

舞矟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為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為衛褒衣大盖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閒伺揆軍過横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别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輙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

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猨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稍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為多而太祖别以大將康君立為潞州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為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

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
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
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
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
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
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為存孝以為然縱兵成塹塹成
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
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

耳頤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来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太祖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将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将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為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

初為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叚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
盖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
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
以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黄巢以為義兒軍使從
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歴慈沁二州刺史
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
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于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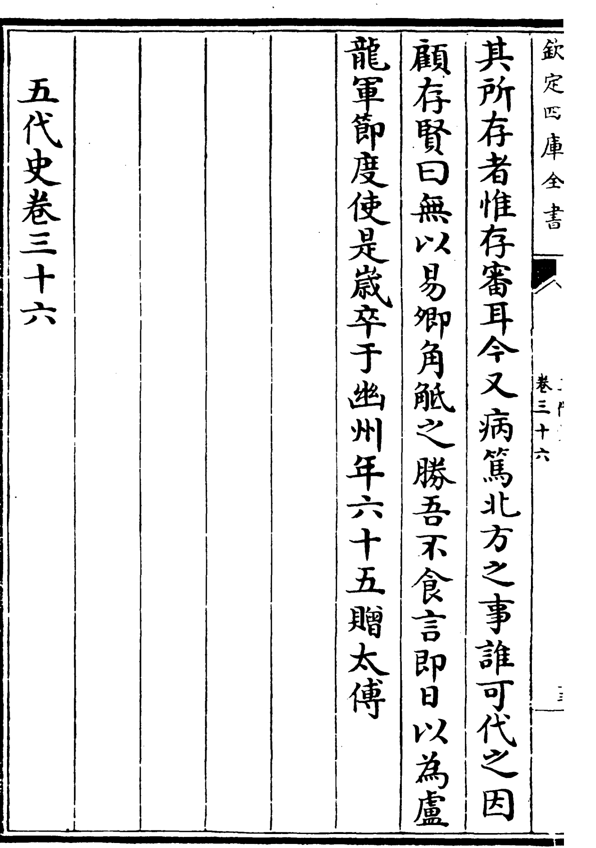
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

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黄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内為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

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
乗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
軍防禦使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太祖擊
黄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
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
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
為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

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将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宫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



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卷三十六

五代史卷三十七

宋　歐　陽　修　撰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

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

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

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

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音閣）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

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柰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女柰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

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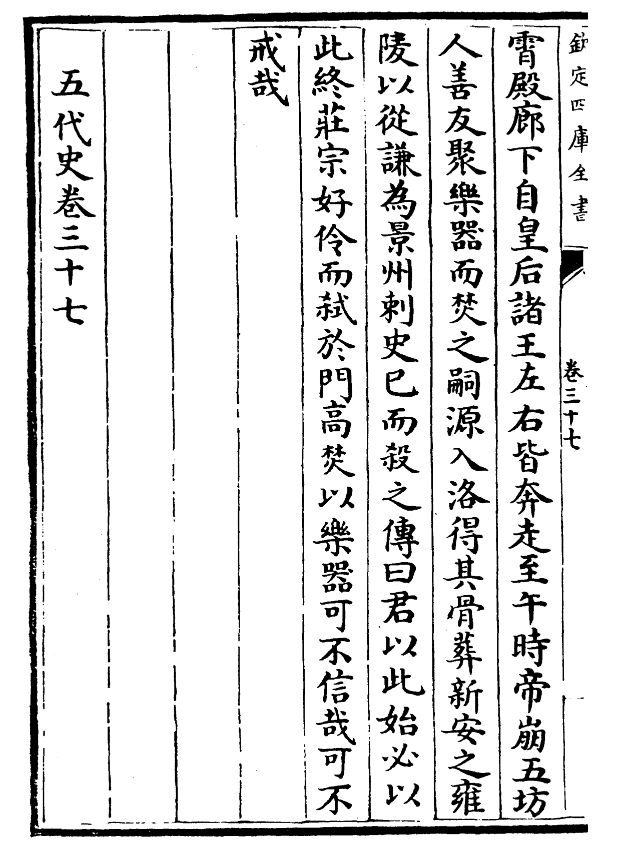
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宫而進等縁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别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

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
進官至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史彦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
皆決彦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
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
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
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
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彦瓊使殺之彦瓊祕其事夜

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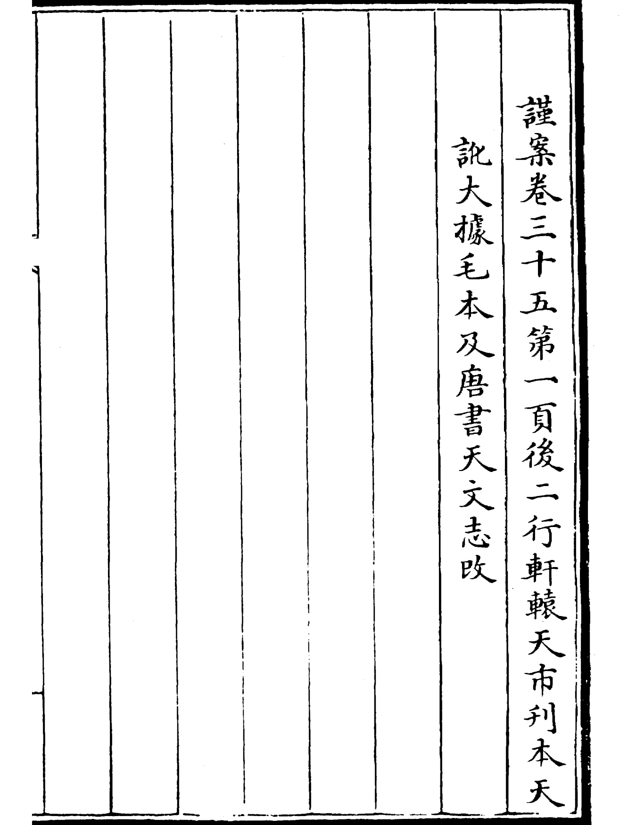
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

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黄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内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黄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縁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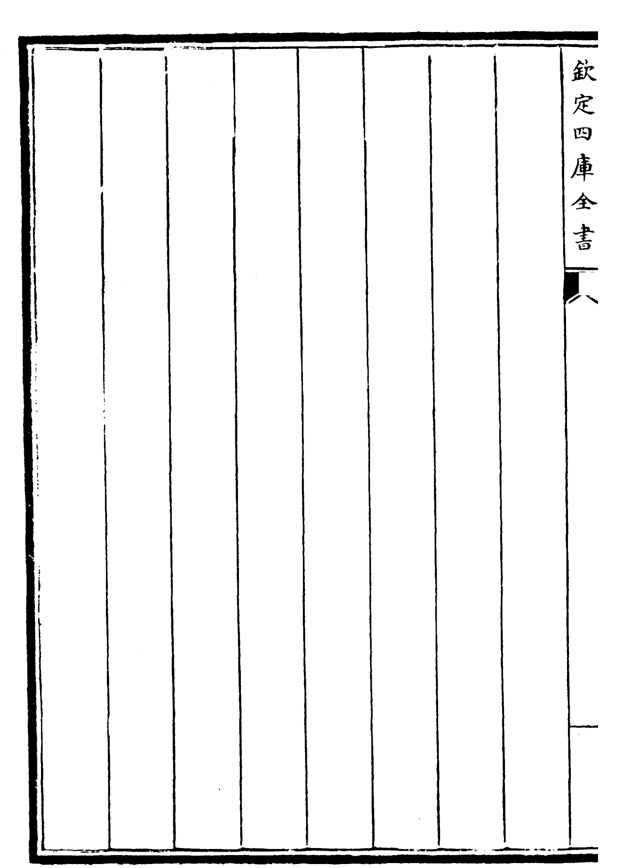


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五第一頁後二行軒轅天市刊本天訛大據毛本及唐書天文志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貢生臣郭棣泰